

在猴坑村

□合肥 吴玲

车子在山里绕了几道弯后,在一个村子前停了下来。村前的小广场上立有一尊雕塑,是一只有点抽象的猴子。忽然一个激灵,可不就是猴坑村吗?太平猴魁——爱喝茶的人怕没有不知道的,猴坑一带便因产此款茶而出名,现在更是鼎鼎大名了。来到老刘家,是阿里山带队来的,在菜场、小镇,甚至某农家门口,都看到山民与阿里山打招呼,可见阿里山的人缘。他说带朋友到这里来了许多趟,有关茶事,比如喝茶、采茶、买茶,比如爬山、吃饭、观景。到底多少趟,他笑,哪能数得过来?当然他带的都是省城去的朋友。我猜想,他的甘棠别业,倒像古时行旅的一处驿站。不过,只是他是别业永远的主人。

老刘年纪其实不算大,四十上下,穿着周正得体,衣领里掖一条烟灰色围脖,斯斯文文,却一脸诚恳厚道。在三口镇看到老周搬了一个猪屁股,原来阿里山带驴友去他家吃饭,老刘从来都是一文大钱不收。《礼记》云: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这是他们想出一计妙法,算是还礼。到村里转了一圈,四五十户人家,大都三四层徽式小楼,依地势而筑,粉墙青瓦,日子殷实。

喝到了最好的猴魁,因保鲜得好,修长苍绿,白毫伏隐,兰香高爽,猴韵醇正。老刘说山上气温低,猴魁青叶的采摘相对要迟,大约于四月中旬,成茶两叶抱一芽,俗称“两刀一枪”,民间称“猴魁两头尖,不散不翘不卷边”,茶汤清绿匀润,有“绿金王子”的美誉。站到四楼平顶,可看到刘氏茶园,村里大部分人家的茶园也星散此地,海拔六七百米,很远的山坡,氤氲着山岚雾霭,山脚下即是太平湖,87版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抛父进京都——黛玉乘舟北上就是在此拍摄的。猴魁的生长环境不用我多讲了。“村里每年的新茶不够卖”,去年的一个周末天,老刘说他家竟然涌来八九十人,别说吃饭,就是站也没地方站了。猴坑就那么大,一年也就产那么点茶,想买猴魁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老刘家有七八间客房,收拾得干净整齐,当然是备不时之需。这得归功于他妻子的功劳。可他在楼东边又新圈了几间老宅和一大块地,领着我们看。老宅旁是菜地,茫茫苍苍一片,都长得肥美水灵,蔬菜们喝的都是太平湖的水。

葑门横街上的故乡年味

□仪征 王晓

临近春节,不由自主想起极具苏味的葑门老街——横街上的年味,想起去年过年的情景。腊月二十九,陪弟弟、弟媳去葑门横街购年货。他们在单位一直忙到腊月二十八,过年的东西一样没准备。刚从苏北乡下起来过年的父亲很急,他以老家过年的习俗酝酿着苏州儿子媳妇家的年味。早早急急地置办他能办的年货,瓜子一买就是十斤。我看到那鼓鼓囊囊的一大袋子瓜子,就看到老家的年了。父亲不知道城市里是没有大人孩子串门拜年的,一捧捧的瓜子兜给谁呢?

记得组成小家庭后,我过的第一个年,也和父亲一样买了满满一袋十斤瓜子,欢欢喜喜提到家,老公指责我过日子一点数没有。可是,从小到大,我记忆里,没有这么多瓜子还叫过年吗?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对瓜子的理解都大相径庭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为过年买过瓜子。真正的年,在父亲和我心里是一样的。好在父亲只买了小街上能买得到的几样,初来乍到,除了家门口的小街就再也走不远了。更多的筹备还得指望儿子媳妇,他催促他们:“今天再不买就没日子了。”

从里河往北,一条丁字形小巷只通葑门横街。丁字形巷里住着南来北往的外地人。苏北人居多。弟媳的堂姐一家就住在这里,最早一批来苏州打工的,堂姐夫一看就有生意人的精明和苏北人的勤恳。短暂的停留,和我说的是四星重点高中、重点班、一本之类的教育话题。他家的老大正上高中,模拟考试中能达一本线。小二子考上了省苏中,自动放弃选择苏州附属中学,免学费还奖励。丁字路尽头就是横街。有人说:“没到过葑门横街,就不知苏州的市井生活。”从徐公桥到石炮头900米

“一到茶季,通向山外的路就堵上了,车子进不来,出不去。我还想组织村里人,把水上游船搞起来,让城里人看看咱猴坑,不止茶好,还有好山好水。”老刘很神往,也很有信心。“春天到了,就动工。用不了多少时间,村里又是一番样子了。”老刘的宏伟构想是,修整拓宽,在家门口建一水上码头,修一座停车场。

真不能小觑老刘的眼光与实力。

门口有两株腊梅,年头不少了,一株素心梅,一株狗牙梅,正开,香极了。是腊月天,没有意料中的冷,又喝了热茶,就站在门口看花,看远处的风景,不过瘾,又穿过菜地,转到湖边,湖边已有了一个码头的雏形,静水澄碧,山从这里慢慢退向远方,水域变得开阔起来,蓝得像一匹锦缎。遇见几个老人抱着火爨在晒太阳、拉家常。寒冷时节,皖南的许多人家仍用火爨烤火,或者将火爨放在一个特制的盆里,给小孩坐着取暖,怕热气散去,盆沿都遮一层小薄被。老刘家有空调,也还有一个火爨(或者是旧年留下来的),已经不是老徽州手工编织的传统火爨(有人专门收集徽州旧物,会编制传统火爨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),好像是金属做的,放在一个很大的腰子形的盆里,柝碳发出微红的光。这天,他家的火爨上一只炖着火锅,中午,一盆盆的火锅就是从火爨上端到桌子上来的。肉、鱼、鸡、虾、猪蹄、大肠、腌笃鲜、时蔬,全是锅仔,“滴唧滴唧”冒着热气。他妻子忙前忙后,老刘不忙,却就是不肯上桌。一顿饭,吃了两个多小时。

喜欢堂屋里挂的两幅字画,一幅“上善若水”匾额,是九华山慧禅法师笔墨。意境深远,禅机无限。释慧禅在九华山出家,俗名朱远高,号九华衲子,墨耕经年。另一幅立轴牡丹,粉紫,清贵无比。画与诗将画面分割得恰到好处。题的是唐徐凝的一首绝句:何人不受牡丹花,占断城中好物华。疑是洛川神女作,千娇万态破朝霞。题跋都写在画的左边,自上而下,穿花遮枝,用极淡的赭土色拖扫下来,与画的仿古底色十分相宜,很大胆,很好看。落款署岁在丙戌年夏月王莽墨,别无其他。

“春天你们来喝新茶,看映山红。”我们都记住了老刘的话。

长的葑门横街,算是老苏州的遗存。当年曾与石路、观前抗衡,是苏州最后一条具有传统市井风貌的老街。石板路绵延了一条街,两边商铺,店面连着店面,小吃店、水果店、卖蔬菜的,卖螃蟹的、卖猪肉的,荤的素的应有尽有,普通人家的生活琐事在这里都能搞定了,新鲜且便宜。横街的日子,充满了烟火、世俗味,徜徉其中,年味浓郁,心里安定,我一下子就迷恋上这里漫溢的市井气息。横街的房子比较老旧,正因为旧,烟火味就特浓,卖茶干的、卖鱼的、卖油的、卖海鲜的、卖豆沙的、卖年糕的……顺着横街北向有个小巷口,竟是卖各色蔬菜的,多外地人。莴苣叶子在墙根堆老厚,一外地汉子守着西红柿、土豆吆喝着,旁边的小姑娘与父亲像一个模子拓的,圆圆的脸,有风吹日晒的冻伤,齐齐的刘海,明亮的眼睛,她无师自通帮父亲吆喝:“样样便宜,卖完回家啦。”稚嫩的童音,在小年夜的苏州街巷飘荡。也有室内的菜市,多为快活菜一类的摊点,买的人有吴侬软语、有普通话,还有辨不出的方言。门口,有卖青菜、茨菰、荸荠的。弟媳十几岁来苏州,说得一口流利的当地话,问荸荠多少钱一斤,从五块到四块到三块,问不出正价。到这两天了,卖什么价都正常。只一位老婆婆,一开口就是三块,你要走,也没降价挽留你。我说就在这买吧,老婆婆面色红润健康,一双手沟壑纵横,粗糙、裂口、塞满泥浆……原来,在天堂般的苏州也有如我母亲般辛劳的人。

我到横街,是为了看各式各样的人,隔着一层空气、灰尘、阳光和风,我看见了市井里人的生活,充满着快乐,也有辛酸。在我望呆的当口,弟弟和弟媳提着购好的菜蔬来了,鱼、菠菜、粉丝、笋子、配好的宫爆鸡丁……还有两副对联。

微光

□肥西 张建春

奶奶说的天麻麻亮,我以为就是“微光”的初现。黎明时分,左右天地的微光冉冉升起。

微光中,最早醒来的是一种乡村俗称为“喳咯郎”的鸟,一袭黑衣站在树梢,抖着嗓子叫“大姐起来梳头,大哥起来使牛”,一天便缓缓地拉开了序幕。

乡村的动静轻灵,似乎怕惊扰了微光,微光还很娇嫩,经不起折腾。灯盏此时是多余的,上手的活被微光照亮,有路数,行走得顺风顺溜,何况还有灶洞的火,给黎明的微光助力。

大姐们对着微光梳头,一夜好梦,娇羞落在镜中,赶也赶不走,镜子有时就是一方水,鱼浮水,婷羞也就碎了。大哥拖犁下地,裂鼻牛犊,拉着长长的“呵欠”恋栈,大哥扬起鞭子,在半空中比划,微光在鞭梢流动,终是没有落下来。

喳咯郎仍在啼叫,只是声音迟钝、柔和了不少。大姐梳好头,大哥吆牛歌,喳咯郎站在微光的高处看得清。

微光在晨露上停留得最久,实际上它们是同时抵达的。奶奶总是在晨露的微光中,把我唤醒,奶奶要干件大事:点南瓜。南瓜既是菜又是粮,瓜菜代的日子,一兜好南瓜就是一份好口粮。点南瓜乘星露,大地微曦,土地松软,奶奶让我点,不动铁器,按奶奶的说法,小孩子手巧有灵性,点下的子易发芽,种下的秧肯结瓜。点种结束了还要撒泡尿,童子尿纯粹南瓜的幼苗爱喝。等着秋天吧,硕大的南瓜盆般结实,日子充沛了一层。

晨光美好,一层层铺陈,丝帛样,苍穹下白红灰黄绿,如是一幅抽象的油画,微光在之中笔样穿梭涂抹,来来往往就把太阳明亮了。

到晚间,一盏灯火明灭,这是微光的再现,黑夜给了黑色的眼睛,眼睛得靠微光照亮。黑夜可怕,家中的黑要比室外更深沉。啪,一根火柴点亮灯盏,黑被烧出了豁口。我是在这豁口里度过童年的黑夜的,认字、玩耍、听故事都在微光的照耀里。灯盏是微光的发布者,对它我有着深深的情感。害怕黑暗,困极了,我也不愿闭上眼睛,妈妈哄我,说,睡着了有梦,梦中灯火通明。

童年的梦不曾记下,但我可以肯定,梦一定是剔透的,否则童年的黑夜是过不完的。

黑夜的微光是心的火种,眼睛的航标。有几年我常走夜路,乡间的路难走,荒岗僻壤,何况还有鬼故事拦路,最希望看到的是村庄窗口飘出的微光,看到了心雄胆壮,因为我知道,每个窗户的微光都是灯火发出的,而每盏灯下都围拢着有血有肉的人。奔着微光走,奔着微光想,心暖和了,不久家的灯火就将和我撞个满怀。微光连通微光,夜路竟不难走了。

“我点一盏烛光,把世间的冷漠照亮,让恐慌的人们,在自由里徜徉……”那时我不知道这句话,也不明白微光所喷薄的内容,只知道微光般的烛光给我带来的安全感。

是的,黑暗如绳索,微光能带来自由。我记得我的姑妈双眼失明,她渴望早日死去,她不止一次地念叨,死了,我的灵魂就能向有亮光的地方奔去,我就解放了。姑妈一辈子没有光明,哪怕是陷入云朵中的残月。

月色也该是微光了。李白月下狂饮,醉了的姿态,传染了消逝的时光,他写道: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……

李白将心理在月色里,神游于花间一壶酒。微光明灭,一时倾意花朵,一时浅啜美酒,一时顾怜诗意,独独忘了李白,将他幻化为影,直到有一天,李白乘舟捉月,水中的微光碎了,李白的诗行再也无法浮动为筏,把碎了的微光浑圆了。

今夜有月突破我的窗户,将家中的灯光全部关闭了,泡杯清茶养月。月在碧绿的茶草中栖身,微光升起,涟漪四起,我的心陡然安静下来,我也该有诗的:这冬夜,袭来的寂静/可养一尾休眠的鸣虫/让它枕着微光/浅品月色,构想/春天的琴瑟,卧在恋爱的花朵上……微光一缕,我想到了一个人的眼眸。